

起风了

我们都要好好活下去

(日)堀辰雄 著 白翎 译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起风了

我们都要好好活下去

(日)堀辰雄 著 白翎 译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起风了 / (日) 堀辰雄著 ; 白翎译. -- 北京 : 现代出版社, 2017.6

ISBN 978-7-5143-6175-9

I. ①起… II. ①堀… ②白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14419号

起风了

作 者: [日] 堀辰雄

译 者: 白 翎

策 划: 许晓善

责任编辑: 许晓善

出版发行: 现代出版社

通讯地址: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电 话: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
网 址: www.1980xd.com

电子邮箱: xiandai@vip.sina.com

印 刷: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32 印 张: 3.75

版 本: 2017年7月第1版 印 次: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43-6175-9

定 价: 25.00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Le vent se lève, il faut tenter de vivre.

——Paul Valéry

起风了，我们都要好好活下去。记住，别轻
言放弃。

——保罗·瓦勒里

出自法国诗人保罗·瓦勒里的《海滨墓园》
(Le cimetière marin)。

目录

001 ▶ 序曲

009 ▶ 春

025 ▶ 起风了

067 ▶ 冬

093 ▶ 死亡阴影之谷

序曲

（此处为模糊的正文内容，包含多段文字，因图像质量较差，无法准确转录。依稀可见“在革命斗争中”、“我们”等字样。）

还记得那个夏天，每当你专注地立于芒草丛生的原野上写生时，我总是躺在你身边一棵白桦树的树荫里。傍晚的时候，你放下手里的笔来到我身边，我们便牵起手静静地待在一起，并肩遥望远方。大片厚厚的积雨云被夕阳染红边缘，覆盖在地平线上。仿佛似暮霭沉沉的地平线上有什么即将诞生……

一个午后（时近初秋），你的一幅画刚刚起笔。画架在另一边，我们躺在那棵白桦树的树荫里吃着水果。天上细沙般的浮云在空中流淌而过。不知从什么地方吹来一阵风，透过头顶上的树叶窥见天空中的那抹蓝在风中时大时小。几乎与此同时，草丛中传来什么东西倒地的声音。好像是一直放在那里的那幅画和画架一齐倒在了地上。你想要起身去看，我却生怕

在这一瞬间会失去某种东西，不顾一切地把你拉住，不让你离开我身边。你也顺从着我，没有走开。

起风了，我们都要好好活下去。

记住，别轻言放弃。

你依偎着我，我把手放在你肩上，口中反复吟诵这突然脱口而出的诗句。过了一会儿，你终于挣脱我，起身走去。还未干透的画布此时已沾了不少草叶。你把画重新放到画架上，一边费力地用调色刀刮着沾到上面的草叶，一边说：

“唉！刚才要是被父亲看到可就不好了……”

你微笑并回头看我，笑容里有些暧昧。

“再过两三天，父亲就要来了。”

一天早晨，我们在林中散步时，你忽然这样说道。见我有些不悦并且沉默，于是你看着我，用有些沙哑的声音对我说：

“到那时，我们就不能这样散步了吧。”

“这样散步怎么了，只要想，当然能。”

我依旧不悦，但能感到你向我投来略带担心的目光，于是装出毫不在意的样子。我们头顶上的树梢此刻沙沙作响，我装出被它吸引的样子不去看你。

“父亲恐怕不会让我出来。”

终于，我再也耐不住性子，焦躁地看着你说：“你难道是想我们就这样分手吗？”

“不分手，有什么办法啊”

你这样说着，像是早已铁了心，仅是努力冲我微笑。那时你的脸色连同你的嘴唇都那么苍白！

“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呢？你看上去明明已经把一切都交给我了呀……”我带着百思不解的样子说。山路狭窄，身边已全部是根部裸露在外的树木。你走在我前面，我自己则在你身后走得有些艰难。这一带的树木茂盛，空气凉爽许多，较小的沼泽随处可见。突然，我脑中闪过这样的一

个念头：对我这个夏天才偶然相遇的人你尚且如此顺从，那么对你的父亲，以及包括你父亲在内的所有对你的一切强加支配的人，是不是也会如此百依百顺呢？

“节子，如果你是这样的女子，我就更喜欢你了！待我的生活稳定下来，我就一定去你家求婚。在此之前，你要像现在这样，待在你父亲身边就好……”我在心里默默说着，然后又拉住你的手，像是要征求你的同意。而你便一直由我拉着，我们就这样手拉手站在一个沼泽前，那洼小小的沼泽在你我脚边深深陷落，阳光费力地穿过无数枝丫，好不容易才从交错丛生的灌木中钻出来，在沼泽底部生出的茂密的羊齿植物上投下斑驳光影。而阳光穿过那些繁枝茂叶后已经所剩无多，若隐若现的光点伴着微风簌簌摇曳。你我看着这一切，黯然神伤。

两三天后的一个傍晚，我在餐厅看到你和来接你的父亲一起吃饭。你背对着我，有些忸怩。你那几乎是无意间流露出的神态和动作，让我看

到了之前从未见过的、年轻女孩般的你。

“即便我叫她的名字……”我自言自语说道，“她也不会向我这边看一眼吧。就像我叫的不是她一样……”

当天晚上，我百无聊赖地出门散步，回来后，又在旅馆空旷的院子里徘徊良久。在夜晚山百合散发出幽香，整间旅馆还有两三扇窗子点着灯。过了一会儿，起雾了，窗里的灯像是要躲避这雾，一盏盏地熄灭了。整个旅馆彻底陷入黑夜中。这时却传来嘎吱一声，一个穿着紫红色睡衣的年轻女孩静静地站在窗前，那便是你……

你们走后，我的心里每天每夜都有一种感觉。时至今日，那份有如悲伤一般的幸福我仍能在回忆中清楚地感受到。

我整日待在旅馆内，重拾当初因你而荒废已久的工作。我自己也没想到，我竟还能如此平静地埋头工作。在这中间季节更替，一切都变了模样。终于在要启程的前一天，我从旅馆走出，去外面散了一次久违地步。

我在杂乱无章的树林里行走，树叶比之前稀疏了许多，模糊中能看见远处无人居住的别墅阳台。落叶的味道里夹杂着菌类霉润的气息。未曾料到的季节转变让我感到有点不同。不知不觉间，原来我与你已分别了这么久。在这之前，我内心的某个角落一直深信我与你的分离是短暂的。也许正如此，或许时间的飞逝才让我有了一种与往事完全不同的意义？……不久之后，我便清晰地领会了这份意义，但在那之前，我却一直茫然。

十几分钟之后，我走到了树林的尽头，眼前视野顿时开阔起来，远方的地平线尽收眼底。我踏入一片芒草丛生的原野。躺在一棵叶子已经开始发黄的白桦树的树荫里，这就是那个夏日我看你画画的地方。我亦如当时一样躺着，那时总是被积雨云遮住的地平线，此刻能清楚地看到在风中摇摆的白色芒草穗子，一路延伸到不知名的山边，勾勒出山脉的轮廓。

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远处的群山，在脑海里勾

起风了。

勒出它们的样子。此刻，我终于领悟到，大自然给予了我多大的恩赐。这份感受一直藏在内心深处，从这一刻开始，它却清晰地走进我的脑海……

春

到了三月。一个下午，我像往常一样悠闲地散步，装作顺路的样子，走到了节子的家。一进门，我看到岳父站在靠门的花丛中，头戴工人干活时戴的大草帽，单手拿着花剪修剪花木。我看清是他后，像个孩子一样拨开树枝走到他身旁。寒暄过后，我就一脸新奇地看他干活——置身花丛中才发现，树枝上到处有白色的东西闪着光，那好像全部是花蕾……

“她最近好像精神了些。”岳父突然抬头，说起刚与我订婚不久的节子。

“等她身体再好些，就让她找个地方去疗养，你看如何？”

“当然好了，只是……”我假装对闪亮花蕾感兴趣的样子，吞吞吐吐地回应道。

“我这段时间在找比较好的去处……”岳父也

不管我有没有在听他说，自顾自地说了下去，“节子说她不知道F疗养院到底如何，我到听说你认识那里的院长？”

“嗯。”我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声，好不容易才把方才看到的那长有白色花蕾的树枝给拽了过来。

“可是，她一个人去行吗？”

“大家好像都是一个人去的。”

“但，她很不愿意一个人去。”

岳父露出些为难的样子。不再看我，而是用力将眼前的一根树枝剪下。看到这里，我终于忍不住开了口。说出岳父想听的那句话：

“需要的话，我可以跟她一起去。我手头的工作在动身之前应该能做完……”

我这么说着，轻轻松开那条好不容易才抓到手里的花枝，眼见岳父的脸上有了喜悦的神色。

“要是这样的话就太好了。可这么一来，就太辛苦你了。”

“这没什么，对我来说，住在那样的山里说不定能更好地工作……”